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龍壁山房文集

王拯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龍方

文屋

集山

30/30/11

光緒
癸未
善化
向民
校刊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龍壁山房文集目錄

馬平王拯定甫

卷一

論辨 序跋

卷二

書說 贈序

卷三

傳狀

卷四

碑誌

卷五

雜記 銘贊 哀祭

目錄

龍壁山房文集卷一

論辨 序跋

馬平王拯定甫

大學格物解

大學之教先誠意而誠意尤先格物致知夫格物者何也
曰天下之物皆格之本末始終先後之理得而知乃至焉
然則安得天下之物而皆格之曰格一物而其理得而天
下之物皆格然則格一物足乎曰格一物而得而因以盡
格天下之物而無不能得者天下容有未格之物而吾心
固無不致之知故曰物格而知至也大學之教曰在明明
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矣爲大學者必先知至善之所在
則心有定向由是而心靜而身安以之慮事與物而無有
不得者此格致之所有事也夫其所謂得者何也曰物本

末也事終始也爲格致之學者必物得其本末事得其終始又推焉以求其盡而知其所當先後至是而物既格知既至矣持至以誠意而正心而脩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蓋由吾身至於家國天下皆可以物之也天下之物不能盡格求物之至大而賅焉者而極之於天下吾此之物格則天下之物未有不能皆格者矣而物之與天下對者唯吾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家國天下爲末矣由身以推之家國天下而終始先後之序出焉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家之不齊而何以言治國故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凡此皆言格致者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大學之言格致如此不已明乎故曰格至也者非也木長之謂格故木各爲格

解之者曰樹高長枝爲格古之皮物嘗有謂格者矣格則有以區而別之故格有正之之義焉書曰格於文祖是也有安其所之義焉詩曰神之格思是也故曰格者度也量也又曰格者榻也榻有天地所以推陰陽占吉凶也則格之義不可推乎或曰格扞也格去外物之謂格亦非也禮言扞格而不勝言扞於格而不能勝猶物之各異其區而不能以相及耳則或謂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者亦非也且如或言則大學一言誠意足矣而何以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也哉蒙學淺陋少小讀書鄉塾於諸經章句自易書詩論語孟子外概未嘗卒業焉左傳戴記皆割裂之以就簡易何論諸經傳疏之能貫串否乎年踰弱冠既叨鄉舉始於諸經補讀得其大凡濶覽及於子史竊於馬遷史記及朱子小學近思錄諸書尤所愛好又嘗溺於韓歐氏之文章然皆用力弗深徒心嚮往云爾比官京師稍聞當世賢豪論議於是斷斷於漢宋之學者日聒於耳往往所談

既不以行於身爲文至不能通其意不伎深有戒焉茲文
爲之將及十年稿經數易未敢爲定竊有不能已於言者
以爲吾心之所自得而聖學王道之所從入非僅若一事
一物單詞隻義之有不足辨也朱子平生精力萃於四子
書而學庸尤精陽明王氏於大學獨主古本皆區區私心
所最悅服獨於格致之說有弗獲於心者則不敢妄附焉
世之高明博辨知我罪我又何
辭焉咸豐三年秋八月自記

郡縣井田論

竊觀古今爲學之道莫善於大學而古今爲治之法莫備
於周官兩者相須而後備一闕焉不可也大學之教由家
以推之國周官之法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
室數制之由百晦以至二三百晦乃分地域奠地守制地
貢而頒職事又聚之以荒政養之以保息安之以本俗乃
施教法於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
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使之相保相受相葬相調相

賓然後頌之職事教以三物糾以八刑防以五禮六樂於是大祭祀大賓客大軍旅大田役凡國有大故大荒大札胥於是教令焉此所以家齊而國治古先聖王制世之具未有不出於此者也唐虞尙矣夏商貢助之法爲周人所監視至周官而法始大備司徒之職六官所基而凡百職事之所從出也周衰井田之法大壞春秋之時惟管夷吾爲敖國僑猶能行之彼其軌里連鄉皆井田之法也法之久而將弊者必有以知其弊之所在而斟酌損益之審其時宜因勢利導而載之以先王之法之意而後吾法可行於世彼懲於其法之弊而裂之與明知其法之弊而強欲復之者皆所以益法之弊而已夫井田之弊之必爲郡縣者勢也何也侯度之日愆也民生之日繁也豪強之日多

而兼并者之不可以止也使於井田既壞之後而必復爲井田此其不可以行夫人而知之矣然而郡縣之弊之又必還取法於井田者理也何也吏治之日媮也民心之日澆也豪強兼并之不可挽而小大強弱之不甘於相役也使一惟郡縣之爲而不思所以還取法於井田之意毋論侵吞暴奪禍亂之相尋即使天下晏然無事而民竭力以奉其君君不得以知民之困君損己以卹其民民不得以沐君之休天下富強之資隱然盡歸於中飽而自公卿大夫百職事至於游手逐末之民皆復怡然鮮衣而美食計一夫所耕而十夫食之十夫所耕而有不足以供一夫之食則食者艱而人之所以求食愈奇必至羣天下而皆爲游食巧蠹之民而如周官三百六十之屬之事胥莫不冥

冥隳壤而不自知一旦猝然而有意外之變將吏不知其民將不知其兵士卒不知戰陣倉庾有財穀而不知所藏山川有險隘而不知所守雖有人民土地而羣委而去之民之不得已而棄其家室而鳥獸散者紛紛然揭竿斬木之豪必有橫恣而不可制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日於郡縣之中而行之以井田之法之意伍相保也什相連也百相屬也財力相資而耕戰相習也省吏與兵之冗而簡而精之以助民之所不及去科與例之煩而約而要之以示民之所可循如是而已於是天下之人民土地乃可以犁然視諸掌矣兵農禮樂理財用人一切刑政卽今天下所以爲治之具要莫不本於井田之遺者不必其驟變也由漸焉以去其泰甚事有減而無增者惟其辦人有闕而無

補者必以能久之以數人之食食一人而食既各足以數人之事責一人而事反不荒合之爲天下之法者卽散之皆一鄉一里之所自具使民以各衛其身家之心與力而集之以赴於公家之事吾得而斲之日平天下之端必自此始商鞅之用秦也令民什伍相收連坐猶是周官之法而阡陌開而井田壞乃懲於法之弊而裂之漢之新莽宋之熙甯又一泥於法而強復焉凡皆所以助法之弊而已夫有治人無治法孔子論政曰足食與兵而其告曾子以明主治民之法則曰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一爲中都至攝相事三月之閒羔豚弗飾男女別塗道不拾遺客至如歸孟子之於齊滕一則曰王道之始再則曰仁人之政而於告畢戰問井地語尤詳焉謂孔孟得時而行道法

有出於井田之外者哉雖然春秋戰國井田雖壞而未盡失猶或可以復其制也降及漢唐郡縣久矣法盡失矣則惟有行其意焉而已吾觀漢韓延壽魏李悝五長鄰長之設皆見施行而朱子之於南康王陽明氏之於南贛尤較著焉聖王有作必有由是致邳平者雖然爲是者有本有末其在大學者曰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將與民絜矩安所得脩身爲本之君子而與談家國事哉

周平王論

天下之強弱存乎人主一心之強弱而已人之身四肢百體耳目口鼻皆不足恃也所恃者其心心欲其自強則四肢百體耳目口鼻皆效其令有起昏冥而爲壯佼者矣爲

天下之具府庫甲兵百司庶事皆不足恃也所恃者人主之一心人主之心欲其自強則府庫甲兵百司庶事皆舉其職有轉虛弱而爲泰盛者矣吾讀書至文侯之命未嘗不歎平王者其心蓋不自強而周之天下亡於東遷之日也久矣幽王被弑犬戎文侯脩方伯之命援立平王犬戎者平王所與不共戴天之仇者也乃其命文侯未嘗一言及之而獨追述文武而文武之盛德大業所爲憂勤惕勵者亦未及之獨以爲先正左右謀猷俾先祖懷在位而望文侯以恤其躬綏其位者而已然則平王固以其天下爲可懷而興師復仇之事所甘以爲不能者也文武之得天下也戡黎遏莒討密伐崇始壹戎衣而定天下而平王顧以爲懷在位耶尙書三代君臣相戒勉未有不以憂勤惕勵

而獨平王有懷之一言夫宴安酖毒而懷安敗名周公之
誥成王者日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
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斯時天
下大定獨淮徐未平未嘗有深仇大逆如犬戎者而周公
警戒成王若是平王獨不聞耶王相被弑於寒浞而少康
以一成一旅復其師勾踐創於吳以甲楯五千人棲於會
稽臥薪嘗膽三年卒報吳仇平王雖處積衰之勢猶有能
脩方伯之職若文侯者獨不能與少康之一成一旅勾踐
之五千人者比耶且能用其民成申國不能用其民報犬
戎其心蓋可誅矣嚮使平王以成申之卒爲征犬戎之師
吾知其民之勞怨者將轉而爲踴躍同仇之不遑矣主天
下者強以用其民則民強弱以用其民則民弱何則人主

自強則君心與民心順易所謂患難而民忘其死者也人
主自弱則君心與民心逆孔子所謂未信而以爲厲亡者
也其民能忘死雖使其處憂危杌隉之勢而斷不至於敗
亡其民以爲厲亡雖使其據崇高悠久之業吾慮其禍有
隱然而不可測者矣宋高宗之南渡也事與平王類當其
時內有李綱趙鼎之臣外有張韓劉岳之將中原父老簞
食壺漿日夜以望王師之至雖興國之臣民何以加茲而
高宗卒用偏安苟息以懷其位嗚呼周衰於東遷而宋亡
於南渡非人主之心之自以爲弱者耶抑吾觀周之東遷
有洛邑之基而席封建之勢諸侯藩衛世守其職宋之南
渡有長江之險而爲金人北師之所不能及東周南宋猶
共位於數百年亦天下之幸事耳天下之幸事夫豈可爲

古今之常度也哉

叔孫通論

事有當其潰敗蹙然不可以終日者莫爲之拯則恐淪漸以至於盡若將拯之必其熟計萬全以求無弊苟徒張皇補苴以爲猶愈於彼而苟安焉不若莫爲之拯猶將有待於後之爲愈也三代以來禮樂之興至周大備嬴秦暴虐蕩弃先王之成法斯時禮樂之潰敗極矣漢高以馬上得天下上首功而輕儒術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當其殿上飲羣臣醉或爭功妄呼高帝患之吾嘗讀書至此以爲禮樂興復之機未有便於此時者也及觀叔孫通承高帝之旨雜用古禮與秦儀法上之惜哉自漢以來數千百年三代禮樂終不復見於斯世者叔孫氏之過也人之病也當其

先元氣內固焦爍股削而自不之病雖有告者其中漠然
及其困憊沈痼始岌岌然不可終日書曰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庸醫不明苟爲之劑使其小瘡不至卽死病夫帖
然遂以苟安向之焦爍侵削邪穢之入始以深於膏肓之
間盧扁復生莫之能出嗚呼叔孫氏之爲禮樂何以異於
是哉使高帝之時未有通吾謂一代之禮必有能作之者
卽無能作以至文景賈生董仲舒之徒出必有能舉先王
遺法以定其制於無弊者惟不幸而有通之禮而後世主
帖然可以苟安厥後雖有爲之議者而乃謙遜以爲弗遑
世不再傳而天下禮樂之數已蕩然矣自是以來天下治
日少而亂日多其治也有政而無教其亂也民惟知利而
不知義有政而無教奢淫邪蕩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

而常恐其不足知利而不知義兵戈謀算父子兄弟至相殘賊不知其不可也嗚呼禮樂之亡禍亟若是其孰能挽之哉或曰君子之責人也恕叔孫事高帝帝方厭棄儒術使通卽欲復古高帝必不能用昔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聖人作事相時而動必伸其勢之所得爲叔孫亦相時之所得爲耳余曰不然孔子先簿正祭器非簿正之而已也將以爲之兆也使孔子久於仕豈苟焉而遂止於是且高帝之資非實闇弱不可引之當道觀於叔孫定禮之日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高帝始喜以爲吾乃今知皇帝之貴然則向特不知禮之可貴焉耳由此而導以先王之法安知其不興起而可與有爲耶不此之圖而覲人意旨自貶損其道以求合或謂叔孫能識世

務吾未知其識世務者爲何如也方通始儒服降漢漢王惡儒服通乃變服楚製夫一衣服之微而因人俯仰若是世有因人俯仰之人而可與之言禮樂哉

董仲舒論

三代以來學術之歧也自管夷吾始也三代以後學術之明也自董仲舒始也三代盛時天下無異教並無異學自周之衰而管夷吾始獨以其權略智術稱雄天下於是天下始有異學彼言功與利者實肇端焉孔子之徒生春秋之世而道不行於是不得已而垂諸空言以教萬世而老莊申韓孫吳儀秦商鞅李斯之徒各以才智弭立異學爭鳴於世至於漢興蕭曹刀筆吏佐漢帝匹夫頑鈍之資翦強秦而扼暴楚專尙黃老申韓之學而先王之跡泯焉當

此之時孔子之道其與夫老莊申韓孫吳儀秦商鞅李斯之學或未嘗判然也武帝雄才大略志高百王崇尙儒術於是公孫宏枚生徐樂嚴助之流雜然並進董仲舒獨以其天人王霸之理對策大廷觀其進戒之言有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毋使並進大哉斯言自有孔子以來未有推崇若是之極者也然而仲舒之學武帝不能用也何也武帝之心功利之心也而仲舒之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卽大學之言之所謂誠意焉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唯意誠也故與民絜矩以同好惡身脩而天下可平也管夷吾惟意不誠故挾仁義以圖功利老莊深取而厚與申韓切切孫吳耽耽儀秦斯鞅又骯譎加暴肆焉戰國之世孫吳最先用爭城奪地

而亂益至儀秦繼之合從離衡亂又甚焉商鞅李斯整齊嚴酷秦人用之以一天下十餘年間四海土崩彼其所學非一無效也而有所效卽有所弊且揆其所效不勝其所弊術惟孔子不弊其誠意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同也然則欲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舍孔子曷由也顧人挾其功利之心欲以從於孔子之道末由也嗚呼仲舒之言武帝不能用自周秦以降儒者之言其斷然擯絕功利豈惟不能用自周秦以降儒者之言其斷然擯絕功利之心者舍仲舒其誰哉

汲黯論

余讀史記至汲黯傳未嘗不愛慕其爲人及觀其不用以死則重惜之惜其有諫諍之資而無術也今夫盜之入於

室也閉而執之則必勇鬪至於傷人或啟其戶則棄而去之矣水之發於川也亦然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善治水者峻爲之防以遏其流必先廣爲之洩以殺其勢勢有所趨自不至於泛溢衝突而不可止黯之仕也維時武帝方招懷四夷窮兵絕域神仙土木之事並作爲黯計者方將爲帝陳唐虞之政講三代之法興學校談禮樂省刑薄斂凡二帝三王之所以治世而立極者以歆動之使知陳兵耀武神仙土木皆非所以爲治之具苟大有爲之君必將隳然思翻然改油油然而興自悔易其所爲而用吾之所學君心可格而天下可圖也今黯不然徒以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不可以從諛承意故湯宏之不可用則毀之四夷之不可瀆則沮之天子方號召儒術崇尚文學然其心多欲

不足以施仁義則揭之而已矣未嘗一言以寤其君於當道使之易其心思而有所執持也且人君固當善用其欲觀武帝嘗曰吾欲云云是欲云云者固將以六五帝四三王不於此時因勢而利導之徒曰是非君之所能爲是閉盜於室而壅水於川其不至決然而傷人不止也蓋黯之學吾知之矣黯學黃老其爲治責大指務在無爲以爲人君必皆學文景者而後可夫以武帝之材之略其能一無所爲而穆然居位者乎抑將無以束其心而不能不儻然思逞者乎夫君人者固甚欲其有爲以文帝之恭儉吾猶以其謙遜不能修復古先聖王治世之具爲憾如武帝者乃不導之有爲而顧欲其無爲當漢之時二帝三王之道不行而人皆以黃老爲學雖黯之賢固未免也黯獨不聞孟子之仕

齊乎以宣王之愆而堯舜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王好色則導之太王王好貨則導之公劉王好勇則導之文王武王至於省耕省斂養老教民之法未嘗去諸其口武帝多欲其與宣王之愆必有辨奈何不聞孟子諫王之術而顧欲黃老之爲耶太史公之傳黯也述武帝之言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嗟呼負其伉直爲天子諫諍臣固可無學乎哉

保身說

昔子思子論聖人之道推之至於高大極天發育萬物又言凝道之所由來以謂君子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大哉極矣蔑以加矣至其言脩德凝道之功至於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

道則言足以興無道則默足以容以言聖人之攸往咸宜
如此也獨又引詩而究以歸之明哲保身之一言余嘗惑
焉以爲聖人之道至極如此夫豈惟以保其身云爾者哉
於是儒先之言乃有爲聖人之道有時殺身而以爲保身
之說者此求其義之通而不蔽獨余究惑焉以爲其說之
未必卽當於聖人日聞范子百崇之說而乃曉然於子思
子之言保身者義甚大而後儒之言保身者義猶小也范
子之說曰惟聖人能保身且爲時中之聖人爲能明哲以
保其身古之聖人惟文王周公孔子足當之下此而伯夷
伊尹顏曾閔冉之徒已幾幾乎不足以語此矣蓋身也者
人之所以爲人而與天地參焉者也人之所以參天地必
自善其身者始全而受者全而歸此人性之固然未有人

性而不欲自全其身者也夫人身之所處居上與下而已身之所遇國有道與無道而已彼篤信好學而守死善道者誠是也至於危不入亂不居天下有道無道而身爲之隱見時之與地皆處焉而得其中而至道之極必若文王周公孔子夫焉有不明哲以保其身者哉或曰如范子言然則聖人之身有時辟之者耶曰然賢者辟世其次辟地然猶賢者也若聖人自不至於其時與地而又何辟焉獨不觀於易之云乎曰知幾其神然猶聖人之一端不觀於易之全乎通易之卦六十四通易之爻三百六十四惟中者無凶不中者雖正而猶有凶中者聖人之道惟脩德凝道之君子爲能當之范子沈潛士也所言保身之義若此余又因或言而申以己說雖然此聖道之極不可不明而

又不可以人人明之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彼不知聖道之極之不可能者將持吾說而便乃身圖則得罪於守死善道者抑多矣然則先儒所爲有時殺身而以爲保身之說將亦有爲而爲之者耶

定齋說

天下之數萬有不齊也聖人爲之物以齊之衡以齊天下之重輕度以齊天下之長短而悉本於黃鍾之宮本黃鍾之管以爲分分十寸寸十尺尺十丈丈十引而度成本黃鍾之龠以爲十二銖銖二十四兩兩十六斤斤三十鈞鈞四石而衡成衡度非強天下之不齊以爲齊也銖兩斤鈞石寸尺丈引製皆一定而不可易而天下之數受齊焉天下之理其輕重長短猶天下之數也聖人者亦有以齊之

大學言格物格物者盡天下之理之輕重長短而區而分之者也其言格物之方也則曰定靜安慮得得者得其物格之理而已而所謂定者有物焉必其志之有所嚮而不遷先立其體如衡度之製於一定者然然後天下事物之曠之萬有不齊者縱極顛倒迷惑而不足以亂吾之明夫惟天下事物之曠顛倒迷惑皆不足以亂吾之明而吾乃能區分其輕重長短反以決於吾之身心故言大學必自定志始志定於吾心心者人所受於天而天下之理之所從出猶黃鍾者亦人所則於天而天下之數之所從出也今夫立五都之市不定其衡度則一市鬩況將以吾身求入乎聖人之域而出以當天下之事者哉友人聞吾說而躑焉以定名其齋復要余爲文而書以歸之

武夷山志序

武夷以九曲稱按圖自問津亭入溪口灘溯而上不數椽稍北復西爲一曲大王峯巍然北據雄掌一山沖佑觀在其麓東挾幔高峯西南大小觀音石兜蓋峯獅子峯過鐵板嶂又西折浴香潭北上爲二曲東惟仙榜巖西則鏡臺玉女凌霄三髻諸峯玉女特高秀峯回溪轉至雷磕灘右折如鉤爲三曲小藏峯臨其西東北會仙巖上升峯仙遊巖洛伽巖經大藏峯乃沿而下臥龍潭爲四曲水北行羣峯立水際高極天前御茶園其對日釣臺又西日金谷洞玉華峯小九曲在其下又前至平林渡爲五曲北隱屏峯其下紫陽書院在焉地輿始曠南面晚對峯城高天柱左右朝拱其前溪流如帶山之最勝九曲之中也蒼屏響巖

之開水折而東甫下老鴉灘卽南爲六曲故六曲地稍促
 而天游嵯峨東北立其巔一攬亭亭之對稍西日上城高
 其下放生潭潭折而東爲七曲南煙際巖北三仰峯最高
 其東百花莊又東鼓樓巖山勢至此稍平夷舟上芙蓉灘
 爲八曲鼓子兩峯大小廩石南北差相對又上道院洲爲
 九曲洲在兩溪之間後溪自星村稍北流過洲復折而東
 前溪過星村橋東注獅子林復繞林西北行至靈峯下乃
 合後溪流仙巖數峯者在其南星村橋又上直北則馬月
 巖矣水自大源山數十里合周杉二溪過星村入山曲折
 峯巒叢雜中下至臥龍潭北上至雷磔灘復下經鐵板嶂
 大王峯以出山前渡過問津亭合大溪游人舟自大溪以
 來故九曲之名以溯流得之雷磔灘地獨高故自溪口以